

珩璜新論
猗覺寮雜記



論新璜珩

撰仲平孔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珣璜新論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珩璜新論提要

珩璜新論一卷。宋孔平仲撰。平仲字毅甫。一作義甫。清江三孔之一也。治平二年進士。元祐中。提點京西刑獄。坐黨籍。安置英州。崇寧初。召爲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奉祠以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一曰孔氏雜說。然吳曾能改齋漫錄引作雜說。而此本卷末有淳熙庚子吳興沈說跋。稱渝川丁氏刊版已名珩璜論。則宋時原有二名。今刊本皆題雜說。而鈔本皆題珩璜新論。蓋各據所見本也。是書皆考證舊聞。亦閒託古事以發議。其說多精核。可取。蓋清江三孔在元祐熙寧之間。皆卓然以文章名。非言無根柢者可比也。卷末附錄雜說七條。在說跋之前。皆此本所佚。疑爲說所補鈔。今併附入。以成完書。至珩璜之名。說已稱莫知所由。又以或人碎玉之解爲未是。考大戴禮載曾子曰。君子之言可貫而佩。珩璜皆貫而佩者。豈平仲本名雜說。後人推重其書。取貫佩之義。易以此名歟。考平仲與同時劉安世。蘇軾。南宋林栗。唐仲友。立身皆不愧君子。徒以平仲安世與軾不協於程子。栗與仲友不協於朱子。講學家遂皆以寇讎視之。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雖均一賢者。意見不必相符。論者但當據所爭之一事。斷其是非。不可因一事之爭。遂斷其終身之賢否。韓琦富弼不相能。不能謂二人之中有一小人也。因其一事之忤程朱。遂併其學問文章德行政事一概斥之不道。是何異佛氏之法。不問其人之善惡。但飯五戒者有福。謗三寶者有罪乎。

安世與軾炳然與日月爭光。講學家百計詆排。終不能滅其著述。平仲則惟存本集談苑及此書。栗惟存周易經傳集解一書。仲友惟存帝王經世圖譜一書。援寡勢微。鑠於衆口。遂俱在若存若亡間。實抑於門戶之私。非至公之論。今仍加甄錄。以持其平。若沈繼祖之梔林集。散見於永樂大典者。尙可排組成帙。以其人不足道。而又與朱子爲難。則棄置不錄。以昭褒貶。凡以不失是非之真而已。

珩璜新論卷之一

宋 臨江孔平仲毅父撰

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會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慕容紹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郭子儀。辛京果。戴休顏。張孝忠。尚可孤。孟浩然。顏見遠。田承嗣。田承緒。張嘉貞。宇文審。李嗣業。皆以名爲字。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楨之。王允之子晞之。晞之子肇之。王晏之子崑之。崑之子陋之。三世同用之字。胡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顏悅之子愷之。兩世同用之字。

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太。李鄴父名楚金。故其所爲文皆以今爲茲。韓愈爲李賀作諱辨。持言在不言徵之說。故父名仲卿。未嘗諱焉。晉曹志者。植之子也。奏議武帝云。榦植不強。不諱植字。三國之時。猶不諱其君。呂岱傳。張承與岱書云。功以權成。是斥孫名也。

文王可以爲文君。張衡賦。文君爲我端蓍是也。北狄可以爲蠻。史記匈奴傳。獫狁。葷粥。居於北蠻是也。二典可以爲謨。馬融曰。戛擊鳴球。載於虞謨。注。虞謨。舜典是也。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抗傳。靖謫庸達。唐書攸戒是也。詔可以爲禹樂。史記。禹興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夏紀帝桀是也。獻俘。不

獨人也。物皆可以爲俘。俘取也。書云。俘厥寶玉是也。句。不止於自乞也。與人亦可稱句。前漢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繪句。諸宮人注。句。遺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爲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診。不止脈也。視物皆可以爲診。後漢王喬傳。尙方診視。寫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爲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幣。趙世家馮亭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是也。

龍不獨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龍言也。諸葛亮。稽康。皆號臥龍。孔融薦禰衡云。龍躍天衢。袁宏贊武侯云。初九龍盤。雅志彌確。樊英傳註。安帝徵隱士策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許邵。許虔。汝南平輿音預。人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唐烏承玘與兄承恩亦號轅門二龍。陰興謂貴人曰。亢龍有悔。以譬外戚之家。如此之類甚多。然則龍不止於君德矣。

父命得爲敕。後漢樊重焚卷。諸子從敕是也。叔可稱大人。疏受對疏廣云。從大人議是也。母亦可稱大人。前漢淮陽憲王傳云。王過大人亦解。後漢范滂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戚感是也。父可以稱聖善。楊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人臣亦可稱萬歲。馬援傳。援釀酒享軍士。軍士皆伏稱萬歲是也。上父母壽可稱萬壽。潘岳閑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嚴。通謂之殿。前漢霍光傳。鴟鳴殿前樹上。黃霸傳。郡國上計。長吏一輩先上殿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謂之奏事。魏相傳。帶劍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朝。司馬相如傳。臨卽今日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垂拱。薛宣自言垂拱蒙

成是也。人臣得言端拱。謝孚言端拱嘯詠。謝鯤言端拱廟堂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詔云。山太常雖居諒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君。晉曹摅一縣號曰聖君。薛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

大禹之後。二世已失邦矣。

啓太康

周公之後。五世已殺君矣。

伯禽孝公煬公幽公弟濩殺幽公自立

成湯既沒。則有太甲。周家

四世昭王。五世穆王。漢高祖一傳而有呂后。唐太宗一傳而有則天。自古未有如本朝七聖相承。而天下太平。國家無事也。

前漢循吏傳云。宣帝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而下。各奉職而退。夫五日一聽政。前史以爲美談。今朝廷每日御殿。日幾及乃罷。可謂勤勞過於昔人矣。唐文宗銳意於治。每廷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

漢高嫚而侮人。罵詈諸侯。如罵奴耳。見魏豹傳。此豹所以叛漢也。又張耳傳。張敖爲趙王。高祖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罵詈甚嫚之。趙相貫高趙午。乃有柏人之謀。夫高祖固英主。然好罵害事如此。

周昌以漢高祖比桀紂。高祖不以爲罪。壺關三老以漢武帝比瞽瞍。而武帝爲之感悟。可謂大度之主也。高祖時彭越無顯罪而醢之。與紂脯鄂侯何異。鄭當時傳。高祖既得天下。令諸故項籍臣皆名籍。拜爲大夫。當時之先鄭君者。獨不奉詔。乃逐鄭君。使臣名其故君之名。野哉。

楊子雲稱文帝之德曰。罪不孥。宮不女。館不新。陵不墳。德則如此矣。至如從代有天下。封宋昌爲壯武侯。

吾竊小之。以爲有天下者。天命也。何人力之私焉。及觀齊王傳。朱虛侯章親斬呂產。而東牟侯興居入清帝宮。帝追恨二人。嘗欲立齊王。乃黜其功。割齊二郡王之。二人自以失職奪功。章先死。興居遂反。夫以呂嘗勸而封之。章與居嘗欲不立我而黜之。帝不宏矣。至於露臺惜十家之產。身衣曳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嘗賜鄧通鉅萬。又賜銅山。使得鑄錢。亦未得純爲恭儉也。

郊祀志。漢武三月出行封禪禮。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復歸于甘泉。百日之間。周萬八千里。嗚呼。其荒唐甚矣。

宣帝詔書好言祥瑞。元帝詔書好言災異。宣、元父子也。時代相接。不應災祥如此陡變。亦各繫其好尚如何耳。吾嘗疑宣帝時鳳凰等不應如此之多。但有一瑞。卽形之詔令。大者肆赦。小者猶賜爵牛酒。殆有承望意旨。希求恩澤而爲之者。故人君好尚。不可不慎。

漢光武之世。三公多見罪黜。侯霸爲司徒。薦閭楊。以素有譏議。帝疑有姦。大怒。賜霸璽。書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行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朱浮爲大司空。帝銜之。免後。因司徒馮勤燕見。乃言浮以戒之。以爲死生吉凶未可知。見勳傳韓歆爲大司徒。以直言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俱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後歐陽歆戴涉相代爲大司徒。皆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位矣。見侯霸傳

光武時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尙書近臣。至乃捶朴牽曳。羣臣莫敢正言。申屠剛諫不納。見申屠剛傳以封邱城

門小欲撻侍御史

見虞延傳

王梁孫咸以讖爲三公

見方術傳

桓譚鄭興皆以不爲讖廢之終身

見本傳

建武永

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

見循吏傳

左雄言九卿位亞三事自明帝始有撲罰皆非古

典章彪於章帝朝上疏以世承二帝之後多以苛刻爲忠陳寵亦於章帝朝上疏言前代用刑之密遂

除鉗鑽諸慘酷之科

各見本傳

唐太宗性急其召馬周於常何家未至間遣使者四輩敦促以此見其性之急也

太宗自以三王以來

撥亂之主莫己若故輕天下士

見虞世南傳

自謂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

見張行成傳

爲立太子投牀取佩刀自向

見長孫無忌傳

刑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

見劉德威傳

唐失馭臣之術矣代宗之於元載縱之至於已甚乃赫然

發怒加以大戮妻子併死又發其祖父冢剖棺刑屍若能馭之於初豈至是歟

按張鎬傳肅宗引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聞外鎬以爲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唐室下衰撥

亂之主願只如此爾

漢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唐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可觀其量矣

唐太宗本紀太宗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各爲碑銘以紀功德吾以此見太宗所存之淺也憲宗欲從中

官吐突承瓘之言於安國寺立聖政碑李絳深陳其不可憲宗從之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

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碑頌者徒遣後人作硃石耳隋秦王俊卒王府僚佐請立碑文皇亦曰欲

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待士大夫有禮。莫如本朝。唐時風俗尙不美矣。張嘉貞傳。姜皎爲秘書監。至於杖死。張九齡傳。周子諒爲監察御史。以言事杖於朝堂。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五品以上繫劾。六品已下杖然。後奏。元宗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朝決於朝堂。張廷珪執奏。御史有譴。當殺之不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

漢亦輕殺人矣。有秦之遺風。主父偃以受諸侯金。劫齊王自殺。武帝始欲勿誅。而公孫宏爭之。遂族偃。夫始則以爲不誅。至於誅也。止其身可也。而遽滅之。是漢之習於輕殺人也。

杜周傳。周爲廷尉。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千有餘萬。此武帝時也。唐舊史萬國俊傳。新書則天時。則天時國俊往廣州投流人。一殺三百人。則天喜。擢授朝散大夫。肅政臺御史。仍遣五使分詣諸道。鞠流人所遣之人。見國俊盛行殘戮。得加榮貴。乃競以殺人爲事。唯恐後之。劉光業殺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其少者咸五百人。不殺狄仁傑而容蘇良嗣。此見武后之矯情能忍也。

舊史張易之傳。朱敬則之諫。大爲醜訐。而則天勞之。賜綵百段。至於戮害諸李。自戕其子。以惡其母故。公主幽閉。至年四十不嫁。以配當上衛士。其悍驚亦無比焉。

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之時矣。然傳變斥言中官弄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雖權貴惡之。不過爲漢陽太守耳。

光武時。尙書令甚卑。申屠剛未有官。徵爲侍御史。遷尙書令。以直諫失旨。出爲平陰令。乃其證也。肅宗時

尙書令甚重。鄧壽自冀州刺史三遷尙書令。帝擢爲京兆尹。乃其證也。

唐重內官。見倪若水傳。元宗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雖自公官。擢爲方面。皆自謂下遷。若水爲汴州刺史。見班景倩入爲大理卿。餞于郊。謂之登仙。恨不得爲騶僕。至德宗時。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師祿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爲吏部員外郎。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僚有忤意者。薦郎官當遷閣臺者。皆以不赴取罪。故李泌以爲外大重。內大輕。

東漢之定民籍。頗苦勞擾。今之造戶口簿。卻不如也。按後漢江革傳。每至歲時。縣官按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注云。按驗以比之。猶今貌閱也。夫人而閱之。至於婦人之老者皆行。則勞擾可知矣。

漢時婦人封侯。蕭何夫人同封鄼侯。樊噲妻呂嬃封臨光侯是也。晉時婦人有諡。虞譚母卒。諡曰定。桓溫母卒。諡曰敬是也。婦人有稱卿之例。山濤謂妻曰。我後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楊素婦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作皇后是也。按晉令。陞朝官皆封妻爲縣君。不甚以爲貴。以其多也。按晉外戚傳。杜乂妻裴氏。恭皇后之母。以后之貴。封高安鄉君。孝武追崇爲廣德縣君。晉時縣之貴如此。

漢時射策封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注云。射策者。謂爲難問疑議之書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

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詞。定高下也。晉良吏潘京爲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爲不孝耶。答曰。今爲忠臣。不得爲孝子。亦射策遺法耳。

新書唐璿傳。永淳中。突厥圍豐州。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州。保靈夏。休璟上疏爭之。以爲豐州控河。遏寇。號爲襟帶。土田良美。宜耕牧。秦漢以來。常郡縣之。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甯慶。始以靈夏爲邊。唐乃募兵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之地。復爲賊有矣。高宗言。至於今日。靈夏又在虜中。舉此觀之。中國之地。比唐削矣。

古之人君。卽位一年。則爲棺。至漢預造陵。晉索綝傳。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武帝享年長久。茂陵不能容物焉。而文帝又自作廟矣。所謂顧成廟。德陽宮之類是也。古之天子。七月而葬。漢則異此。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景帝自崩至葬。凡十日。武帝自崩至葬。凡十二日。惟哀帝最久。亦止於一百五日而已。文帝後七年五月己亥。崩於未央宮。乙巳葬霸陵。是崩後七日便葬。何其速也。丁未太子卽位。是文帝崩後九日。葬後三日。太子方卽位。又何緩也。

今之興師討虜之費。疑不若漢之多也。按前史賈捐之傳。伐羌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四十餘萬。後漢段熲傳。熲上言云。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熲又因討羌上言云。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通葦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

殄滅。又按本傳。頽後平羌費四十四億也。今之與夷狄最多者。歲纔百萬爾。亦不若漢之多也。按後漢袁安傳。資憲以塞北地空。欲立降人爲北單于。而安上封事爭之云。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楊僕傳。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漢以伐羌之師在外。乃爲之不置酒。其卹士卒仁心如此。梁冀傳。桓帝誅冀。收其財貨以充王府之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貧民。夫桓帝季末中才之主也。尙能以民爲心如此。

唐許景先傳。開元十三年。元帝自擇刺史十一人。永叔集古目錄。明皇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甯之戒。守令之官。天子自擇。其愛民也如此。

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綬。旣罷則解之。故三公輩上印綬也。按後漢張奐傳云。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卽印。艾卽綬也。謂之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亦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晉時婦人亦有印綬。虞潭母賜金章紫綬是也。

漢初米石至萬錢。昭帝時穀石五錢。王莽時米石二千。明帝永平十二年粟斛三十。獻帝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宣帝元康四年。比年豐。穀石五錢。則唐明皇米斗五錢。不足言也。黃巢時米斗三十緡。魯靈守南陽。米斗五十千。有價無米。

漢時官職不主於遷。夏侯嬰有大功。無它過。自高祖爲沛公時。嬰爲大僕。又事惠帝呂后。迄文帝時。只爲

大僕楊雄亦曰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也。

漢時俸錢少而米多貢禹拜諫議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百卜式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蓋寬饒爲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外戚傳注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石者舉成數爾真二千石月得五百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而臘日所賜甚厚封侯之入甚豐何敞傳注漢官儀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五十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尙書二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祀門戶直貨殖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匡衡傳衡封樂安鄉爲樂安侯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衡又益四百頃收其租穀何其多也百官公卿表注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一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光武卽位二十六年正月詔有司增百官俸注云續漢志曰大將軍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六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

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野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九詣受俸。錢穀各半。兩京之俸大略相同。但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京減爲八十斛。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東京減爲五十五斛。西京爲多。東京爲少。而范曄云。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必別有所據。不知其詳焉。

丞相封侯。自漢公孫宏始也。三公封侯。自魏崔林始也。以災異策免三公。自東漢馬防始也。三公在外。自張溫始也。唐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者。惟王思禮一人而已。

漢興封侯。雖自公孫宏始。然更春乃得封。故平當以冬月爲相。止賜關內侯也。關內侯。大率三百戶。又按董賢傳。賜爵關內侯。食邑。豈非亦有封而不食邑者乎。至光武時。三公封侯。無更春之例。侯霸傳曰。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東漢之末。三公不復封侯。惟靈帝卽位。太傅陳蕃封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戶。蕃不受封。

張敞乘餘冬治絮舜。王溫舒恨冬月不展。諸葛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王莽時春夏斬人。百姓震懼。據此。則漢刑必以秋冬。得無留獄滯事乎。

唐時掌選。陞黜百官。高下由平。盧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渭運溺舟者。承慶考中下以示之。其人不愠也。承慶曰。非人力可救。考中中。其人亦不喜也。承慶曰。寵辱不驚。乃考中上。

封侯或以地名。或以功名。或以美名。無定制也。按史記衛霍傳。如蘇建爲平陵侯。衛伉爲宜春侯。此用地

名也。天子曰嫖姚校尉去病，比再冠軍，封爲冠軍侯。趙破奴再從驃騎將軍，封爲從驃侯。此用功名也。漢書張騫爲博望侯，取其廣博瞻望。霍光封博陸侯，注云博大也。陸平也。取其嘉名，無此縣也。後漢彭城王始賜號靈壽王，此用美名也。

漢將多以酎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書：武帝方事夷狄而繫羌越，卜式上書願父子往死之。帝侯卜式，賜金六十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天下莫應，而列侯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者。故於宗廟之嘗酎時，使少府省諸侯所獻之金，斤兩少而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焉。蓋緣諸侯之不應從軍，武帝忿焉，乃設此法，故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而尊式爲御史大夫。

漢時凡有戍役，調民爲之。賈誼傳：淮南、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魏相爲河南太守，徵下有司而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霍光自官，願復留一年以贖太守罪。注云：來京師諸官府爲戍卒者，若今之衛士，更番分守諸司也。